

雜記
哀祭

歲時

頌贊

長沙
王氏續古文辭類纂

以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3427809

雜記類四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七

梅伯言書李林孫事。

毛子水捐贈

郊縣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巡撫某公座大言曰：某某處教匪當起，時乾隆六十年矣。天下又安坐中，皆搢紳先生大吏官屬也。大譁以爲妖人，嗾某公卽座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耳，若何者而釋無何？川楚賊果起，官吏皆驚，禮爲上客。時賊眾已蔓延，然未入河南界。河南路四通，輕徙鳥舉，不可制。當事者尤是爲憂，而浸淫聞賊自襄城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布政使馬慧裕提空名守城，實無兵用。伯瑜計得襄城，李林孫以五百人破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渡聞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閱兵也。戲觀之，未及戰而後陳嵩林孫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賊前後相紛拏，殺傷過當，乃遁去。林孫已破賊襄城，其鄉兵聲聞梁楚間。林嵐乞其兵守盧氏，賊帥張潮兒來攻，眾號十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二千，莫敢進。嵐謝其眾曰：公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樹曰：我官也，死是聞耳。眾怒曰：誰無面目者？致公爲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而生者，撞大石破腦死。嵐拜眾亦拜，遂戰。賊幾殲，賊走。且詬曰：我識若我識。若林嵐者，河南省試用知縣，後爲安徽省同知，有蓋方泌者爲陝西商州同，亦善使鄉民，常敗言笑如平常。眾怒曰：見人父兄子弟死，反笑爲固不可解也。方泌曰：賊小勝，驕矣。我報父兄子弟仇，戰必勝。珍寶

盡有之我故樂而笑也眾氣振復戰乃大勝方泌至前戰地呼亡者而哭曰好男子不見吾殺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已眾皆哭汪士鋈曰吾往來梁楚閒問所聞李林孫者見之襄城逆旅中年六十餘矣而溫厚長者士鋈與言言形勢王相用兵奇正之道皆不省曰大豪傑無他得人心耳

梅伯言書棚民事。

余爲董文恪公作行狀盡覽其奏議其任安徽巡撫奏準棚民開山事甚力大旨言與棚民相告訐者皆溺於龍脈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畝之山保一棺之土棄典禮荒地利不可施行而棚民能攻苦茹淡於崇山峻嶺人迹不可通之地開種早穀以佐稻梁人無閒民地無遺利於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啟事端余覽其說而是之及余來宣城問諸鄉人皆言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厯石罅滴漑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爲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浸漑今以斤斧重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澗中皆填汙不可貯水畢至窪田中乃止窪田竭而山田之水無繼者是爲開不毛之土而病有穀之田利無稅之傭而瘠有稅之戶也余亦聞其說而是之嗟夫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後之說可以保利若無失其利而又不至於董公之

所憂則吾益未得其術也故記之以俟夫習民事者

梅伯言書楊氏婢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

雋永

梅伯言記日本國事

曰本賈人舟膠於臺灣濱海者虜其財事聞於閩浙總督方公公斬爲掠者二人償其財叩頭謝且固辭曰大將軍令不敢私入中國今以風故猝至此稍以貨歸舟中人無脫死者矣公歎異而遣之蓋方公自爲余言如此然余獨怪日本以叢爾之夷法立於國而民聳然於萬里之外欲有所拾取則狼顧豈其有異術焉抑鱗介之民易爲理也又賈人所攜之書有紀國之年與事者其始祖曰天皇當隋唐之交後數百年而國有大將軍號曰尊公其同姓曰家尊公威權特甚有令以火遞傳之頃刻百里大將軍尤惡天主教嘗殺數千人而其教絕他國有天主教者皆絕不通有貨其地者問事何神館某廟舟無守貨人

無所失而入廟不拜者殺之以天主教不拜神也賈他國者分其贏於大將軍無他官府及胥吏假手故民不以分所有爲苦亦毫髮不敢欺嗟夫彼大將軍雖如王視中國不過一郡守耳何乃能若是階級少則事權一胥吏去則上下通然則彼倔强一隅而役使如志者豈無故哉豈無故哉

梅伯言家譜約書。

太七公配許氏合葬柏規山口蝦蟆田當南宋嘉泰時譜所始也子二人仲曰九一配朱氏合葬柏規山大井頭當南宋寶慶時子四人長曰迪九配汪氏合葬柏規山大井頭當南宋寶祐時子四人長曰壽一配錢氏合葬柏規山之菴隴當南宋咸淳時子三人長曰魁一配徐氏合葬柏規山飛橋隴西子四人季曰清四公諱卓一字質齋配陳氏合葬柏規大山之右厯元天厯及明洪武時子二人次曰敬同公諱叔敬一字欽夫配郭氏合葬柏規山之飛橋北隴厯元至正及明宣德時子三人季曰朝甫公諱榮配錢氏合葬柏規大山之右附清四公厯明永樂及天順時子五人長曰君重公諱珍配李氏合葬栗木崗厯明宣德及宏治時子六人五曰時中公諱根一字小溪爲淮王府典膳配嵇氏先葬塘衝山配劉氏側室余氏附改葬甯國縣方家衝厯明成化及嘉靖時子七人三曰幼光公諱繼前一字南溪配郭氏合葬柏規山之槽水圈厯明正德及隆慶時子四人三曰毅

甫公諱守立一字石門爲江西甯州同知配劉氏合葬許村雙廟岡歷明嘉靖及崇禎時子四人長曰懸符公諱瑞祚爲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丞配劉氏合葬梅隴教場山歷明隆慶及國朝順治時子三人長曰期生公諱士昌一字大千邑庠生配鮑氏側室胡氏陳氏合葬勞山歷明萬曆及國朝順治時子五人長曰定九公胡氏出諱文鼎一字笏菴歲貢生明崇禎癸酉年生國朝康熙辛丑年卒聖祖仁皇帝命江甯織造曹瀕監葬事配陳夫人合葬獨山子一人正謀公諱以燕一字筆侯康熙癸酉舉人生順治乙未卒康熙乙酉附定九公墓配郭夫人葬雁塔橋子二人長爲文穆公爲曾亮之曾祖始奉旨宣城移籍江甯賜葬句容縣基隆山麓配錢吳兩夫人葬查村橋王夫人附姑葬皆先公卒故仍葬宣城嗣孫曾亮曰古今氏族墳墓非必其子孫陵替而至於不可識必自遷居始矣昔文穆公居江甯顏所居曰寄圃志僑居也今六十餘年僑者土著竊恐後世之忘所自也而譜牒煩重難時閱故敬錄本支之諱字卒葬著於篇後人可觀焉嗚呼祖宗之欲有其子孫更千百世而無極也其賢哲有聲者則曰是能榮其先人然祖宗固不及知矣而猶恃子孫之知有其祖宗其意曰苟千百世而知吾爲其祖宗則吾固千百世而有其子孫矣爲子孫者其勿使祖宗之失所恃哉

梅伯言謁墓記。

道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甲子由坐吉村入柏規山謁墓未至山五里調查村橋墓曾祖母錢吳兩夫人之所葬也至山口謁太七公墓始遷祖也春分時蝦蟆將子於此徧滿坑谷故俗謂之蝦蟆田過此至庵隴謁壽一公墓又過此至飛橋北隴謁欽夫公墓又前至飛橋兩水會橋下北流二十里成河過橋循左澗水過柏建寺至柏規大山謁質齋公及朝甫公墓過此至槽水圈謁南溪公墓日已暮乃歸自過飛橋而東皆石壁流水左右夾路聲洶湧逆人足如不得前石壁多大字石稍長移其畫出字外怪不可識姪六有曰過槽水圈而東山愈高徑愈狹吾始行也以足繼以手終以尻坐石而移之乃上水露臺過七當山得甯邑界焉辛丑至勞山謁大千公墓山足皆緣以石而土其中壬寅至梅隴謁懸符公墓未至墓五里雨先過京山堂寺路斗絕輿者相枝柱僅乃得上而寺前土平以寬清泉竹石迎媚來者輒以爲大怪奇險中無此地也食畢雨止乃上教場卽墓所也明末有鄉兵屯之故以名墓在山絕頂時時有萬丈壑過肩輿下壑在右余睨左壁在左余睨右壁至墓則山舒兩翼而中平可田可廬勞山梅隴墓碣皆安溪李文貞公書石五月二日庚午至甯國縣方家衝謁小溪公墓墓在山頂形如仰盂中頽而四高之後有山持之如柄山下有溪水南流而山足展而西登高望之若水入山腹矣乙亥至獨山謁定九公及正謀公墓墓有碑曰江南織造曹頌監造 聖祖仁皇帝特恩也至栗水崗謁君重公

墓不一里至雁塔橋謁高祖妣郭夫人曾祖妣王夫人墓丙子至許村謁石門公墓自獨山至許村墓四所無山當大路側由坐吉村至柏規山一日畢梅隴兩日畢勞山一日畢方家衝兩日畢獨山栗木崗雁塔橋半日畢許村一日畢凡所謁墓必高大堅緻立螯石障土於前必豐碑深刻以記年月名氏及立碑之子若孫必布石數丈以便跪起陳設必平易墓道以便出入必有舍有田以便守冢者及謁墓之子孫又必廣置墓之左右山或延袤數十里以植樹木聳瞻視又定子孫司事者一歲再巡其山以審界劃防侵盜而一山之專設者四人或八人故其襟抱清茂徑路幽美或終日行不涉他姓地如家林焉不知爲窮山中也古名卿碩士其墟里墳墓檢史冊常不可合今於千餘年之墓農夫孺子得厯厯拜掃之非梅氏之厚幸歟亦祖宗之經畫者勤矣而其時人力之給物產之豐亦不能無慨於今昔云

梅伯言觀漁

漁於池者沈其網而左右縻之網之緣出水可寸許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而見之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爲得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忽不加得失於其心嗟夫入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

朱伯韓北堂侍膳圖記

姚湘坡先生以所繪北堂侍膳圖示余圖廣四尺縱一尺修竹古木翳然庭宇素衣練裙怡然坐於堂上者爲其母沈太夫人面白皙微髭而侍側者卽湘坡先生稍左肩隨而立爲其弟湘舟其右面微俯窳然而秀出者爲其季弟湘漁余曰天下之至樂無有逾此者矣人孰不有此樂然往往當其境者視爲固然無足異也猶記琦少時侍先大夫飯有饋蒸豚者琦方自塾歸先大夫謂琦曰汝今日書熟乎以啖汝回顧吾弟牽衣立母旁先大母年八十扶杖相視而笑以爲人生骨肉歡然聚處恆如是及長更歷憂患顛頓狼狽奔走道途忽忽已二十年今獨吾母張太宜人在耳余又以宦遊京師太宜人道遠不果來弟及諸姪南北乖隔每於中夜徬徨卻顧不獨兒時意象邈難再得卽曩昔家居骨肉聚處之樂亦惘然如夢不可追憶覽是圖不能不慨然而歎也先生以某年官翰林改銓部奉贈公諱歸江南今年春復供職來京太夫人憚於遠涉不獲迎侍先生所處之境其有與余同者耶嗟夫世之遠遊而不克顧養者多矣今先生獨睠睠於此且爲之圖以示不忘余旣重先生之誠且誌余感而又以爲世之遠遊而忘其親者戒也迺爲之記

雜記類五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八

曾滌笙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駑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甚遠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况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旣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覽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意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二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閱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言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筭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馭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閔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積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適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

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隳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益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嚼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

亭林爲宗 國史儒林傳哀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庵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尙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 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復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呶唔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

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徼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歿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闖貿易壞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行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

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曾滌笙求闕齋記。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歎曰剛侵而長矣至於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者欲好盈而忘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總衡不足於乘曰辨五色則黼黻文章不足於服由是八音繁會不足於耳庶羞珍膳不足於味窮巷饗牖之夫驟膺金紫物以移其體習以蕩其志向所搔挽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爲固然不足訾議故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積漸之勢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營不逐衆之所爭獨汲汲於所謂名者道不同不相爲謀或富貴以飽其欲或聲譽以厭其情其於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驅一世於軌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實於是爵祿以顯馭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思名之既加則得於內者曰浮將耻之矣而淺者譁然驚之不亦悲乎國藩不肖備員東宮之末世之所謂清秩家承餘蔭自王父母以下並康強安順孟子稱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抑又過之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女則錫之福若國藩者無爲無猷而多罹於咎而或錫之福所謂不稱其服者歟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

之者皆使留其缺陷禮主減而樂主盈樂不可極以禮節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聞廣譽尤造物所靳予者實至而歸之所取已貪矣况以無實者攘之乎行非聖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無所矜飾於其間也吾亦將守吾闕者焉

曾滌笙槐陰書屋圖記。

吾師江陰季先生自名其寓舍曰槐陰補讀之室而屬人爲之圖圖成於道光癸卯之夏時先生方官內閣學士職思簡易曰補讀云者以爲續學不夙仕優而後補之謙退之詞也是年冬先生視學安徽三年還朝則已掌吏部或攝戶部又督漕於潞河釐鹽於天津蕩滌田賦積虧於兩浙庶政倥傯刻無暇晷間遂有巡撫山西之命於是先生手圖而告國藩曰吾昔名吾居室而圖之也將以讀吾書也今五六年間腐精於案牘敝形神於車塵馬足曩之不逮竟不克補則今之悔又果可補於後日乎子爲我記之志吾疚焉國藩嘗覽古昔多聞之君子其從事文學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遠州之時雖蘇軾黃庭堅之於詩論者謂其汴京之作少遜不敵其在外者之殊絕蓋屏居外郡罕與接對則其志專而其神能孤往橫絕於無人之域若處京師浩穰之中視聽旁午甚囂而已矣尚何精詣之有哉我朝大儒林興號爲邁古然如睢州湯公儀封張公江陰楊公高安朱公臨桂陳公合河孫公數賢人者大抵爲外吏之日多宦京朝之日少卽在京朝其任職也專

其守法也簡亦常日有餘光人有餘力今六部科條之繁既三倍於百年以前而先生之所歷或一身而兼數職一歲而更數役每夕丑初趨離宮待漏盡午而後反曹官白事判牘莫夜不休又以其間賓接生徒宴會寮友伺隙以求終一卷焉而不可得視數賢人者之處京朝時勢固不侔矣此先生所用爲憮然也今者先生持節山西政成而神暇盡發遺編以補素願蓋將與數賢人者角其實而爭其光而國藩忝竊高位乃適蹈先生之所疚往者不可償來者不可必故略述時事令異世官朝籍者有考焉

曾滌笙養晦堂記。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常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貧而覬富惡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常終身幽默闇然深退彼豈生與人異性誠見乎其大而知衆人所爭者之不足深較也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草絜論短長矣余嘗卽其說推之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歿觀之彼與當日之厮役賤卒汚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光氣足以自振矣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厮役賤卒汚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澌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吾友劉君孟容湛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

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既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爲之記昔周之末也莊生閔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汨於毀譽故爲書戒人以闇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而揚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於中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足於事畜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爲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於烜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覩所謂高明者哉余爲備陳所以益堅孟容之志後之君子亦觀省焉

曾滌笙湘鄉縣賓興堂記。

自古開國之主以武功龔定禍亂而繼體蒙業之君恒以文德致太平如漢如魏如宋如陳如拓拔魏如高齊如唐如明其第二世嗣爲帝者皆諡文我朝龍興遼瀋太祖以神武肇基其製造國書右文布化郊廟齋戒諸大典多成於

太宗文皇帝之世蓋武以開之文以守之干戈方興未遑雅教非其志有未逮亦其時會有不得兼者也咸豐二年粵賊洪楊之徒既已踰嶺而北由湖湘而犯江漢長驅東下入金陵而據之遂北寇河朔東躡瀛碣西擾汾晉中原糜沸我湘鄉實始興義旅轉戰於兩湖江西廣西廣東河南安徽諸行省所在破敵克城聲威烜然號曰湘勇湘勇之名聞天下一時宿將如羅忠節公王壯武公李君續賓兄弟蕭君啓江劉君騰鴻趙君煥聯蔣君

益禮及余弟國荃輩皆以仁勇爲士卒所親附歷久而不渝蓋武功之懋非他州縣所可望而及秦漢稱山西出將考之安定天水隴西諸郡曾不能敵今日之一縣可謂盛矣其官斯土者則有朱侯孫詒唐侯逢辰黃侯淳熙賴侯史直又皆一時賢俊有循良之績與邦人士講求吏治將畧互相稱美訢合無間同明相照同氣相求何其翕應者與咸豐癸丑唐侯臨蒞茲邑倡捐助餉練勇防堵越二年申詳大憲奏請增廣文武學額 聖恩加增永爲定額人爭頌唐侯之功不衰是年天下士會試於禮部湘鄉獨無人赴部應試唐侯喟然曰湘鄉之武非無文也今或無一士與於春官之試豈余之不德不足以興文教歟抑軍興久而生事絀公車之欲北者不足於貲歟於是捐金若干買七都田六十三畝爲賓興公費又勸諭士民捐買田宅若干以子午卯酉年租入爲會試旅費寅申己亥租入爲鄉試途費辰戌丑未年租入爲歲科試卷費置賓興堂擇廉正者經紀之立條明約旣簡旣堅以期久遠自唐世長吏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以餞士差具前古興賢之義今猶略存其法獨不得與計吏偕士或起白屋無所資籍則列廉捐義媮爲一切苟以集事無匱乏枉吾尺以求一日之直彼有所迫而然也湘鄉山邑多狷介自守之士唐侯禮賢惠衆所以愛士者甚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得輕入無仰事俯畜之累出無金盡裘敝可憐之邑搏心壹志以道於君子之道而委蛇以隱射乎有

司者之程度境裕而神暇事半而功倍然猶有失焉者蓋什而不能以一二耳方今大難削平弓矢載橐湘中子弟忠義之氣雄毅不可遏抑之風鬱而發之於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將必有震耀寰區稱乎今日之武功而又將倍焉蓀焉者余雖衰鈍尚庶幾操左券於此請以右券責之

曾滌笙江甯府學記。

同治四年今相國合肥李公鴻章改建江甯府學作孔子廟於冶城山正殿門廡規制麤備六年國藩重至金陵明年荷澤馬公新貽繼督兩江賡續成之鑿泮池建崇聖祠尊經閣及學官之廡字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爲候補道桂嵩慶暨知縣廖綸參將葉圻旣敕旣周初終無懈治城山巔楊吳宋元皆爲道觀名曰朝天宮蓋道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尚清靜無爲其後乃稱上通天帝自漢初不能革秦時諸時而渭陽五帝之廟甘泉泰一之壇帝皆親往郊見由是聖王祀天之大典不掌於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奪而領之道家稱天侵亂禮經實始於此其他鍊丹燒汞採藥飛昇符錄禁呪徵召百神捕使鬼物諸異術大率依託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宮名曰朝天亦猶稱上清紫極之類也嘉慶道光中宮觀猶盛黃冠數百人連房櫺比鼓舞毗庶咸豐三年粵賊洪秀全等盜據金陵竊泰西諸國緒餘燔燒諸廟羣祀在典與不在典一切毀棄獨有事於其所謂天

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並見摧滅金陵文物之邦淪爲豺豕窟宅三綱九法掃地盡矣原夫方士稱天以侵禮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迨粵賊稱天以恫羣神而毒四海則又道士輩所不及料也 聖皇震怒分遣將帥誅極凶渠削平諸路而金陵亦以時戡定乃得就道家舊區廓起宏規崇祀 至聖暨先賢先儒將欲黜邪慝而反經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禮而已矣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已立制防灑掃沃盥有常儀羹食肴馐有定位綏纓紳佩有恒度既長則教之冠禮以責成人之道教之婚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喪祭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見以講讓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興賢八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終始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繩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遁於奇袤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聃言禮之說至矣其後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斲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至譏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所激而云然耳聖人非不知浮文末節無當於精義特以禮之本於太一起於微眇者不能盡人而語之則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爲之制修焉而爲教習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則聖人雖歿而魯中諸儒猶肄鄉飲大射禮於冢旁至數百年不絕又烏有窈冥誕

妄之說淆亂民聽者乎吾觀江甯士大夫材智雖有短長而皆不屑詭隨以徇物其於清淨無爲之旨帝天禱祀之事固已峻拒而不惑孟子言無禮無學賊民斯興今兵革已息學校新立更相與講明此義上以佐聖朝匡直之教下以闢異端而迪吉士蓋廩廩乎企嚮聖賢之域豈僅人文彬蔚鳴盛東南已哉

曾滌笙箴言書院記○○○

國藩以道光戊戌通籍於朝湘人官京師者多同時輩流其射策先朝者年宿望凋散略盡而少詹事益陽胡雲閣先生獨爲老師祭酒鄉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燭衆以無隕而詰嗣潤之亦以編修趾美名父回翔館閣今兵部侍郎湖北巡撫海內稱爲官保胡公者是也少詹君晚而纂弟子箴言十四卷國藩實嘗受而讀之自灑埽應對以暨天地經綸百家學術靡不畢具甄錄古人嘉言衷以己意辭淺而指深要使學者自幼而端所習隨其材之小大董勸漸摩徐底於成而已竊嘗究觀夫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衆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其始侗焉無所知識未幾而騁者欲逐衆好漸長漸貫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爲物控之若無有鱗之若易靡及其旣成發大水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禦先王鑒於此欲民生蚤慎所習於是

設爲學校以教之琴瑟鼓鐘以習其耳俎豆登降以習其目詩書諷誦以習其口射御投壺以習其筋力書升以作其能而郊遂以作其耻故其高材則道足濟天下而智周萬彙其次亦不失爲圭璧自飭之士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其不然歟侍郎自開府湖北以來卽以移風易俗爲己任自部曲之長郡縣之吏暨百執事片善微長不敢自襮而褒許隨之曰爾之發見者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有過差方圖益覆譴亦及之曰此猶小眚過是誅罰重矣與其新不苛其舊表其獨不遺其同上下兢兢日有課月有舉當時推湖北人才極盛侍郎則曰吾先人箴言中育才之法如此吾詎能繼述直什一耳咸豐十年侍郎治鄂六載矣功成而化洽又以一湖之隔吾教成於北而反遺吾父母之邦其謂我何於是建箴言書院將萃益陽之士而大淑之置良田以廩生徒儲典籍以饋孤陋寬其涂轍而嚴其教條崇實而黜華賤通而尙介循是不廢豈惟一邑之幸卽漢之十三家法宋之洛閩淵源於是乎在後有名世者出觀於胡氏父子仍世育才肫肫之意與余小子慎其所習之說可以興矣

雜記類六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九

曾滌笙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〇〇〇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廣東惠潮嘉道彭君雪琴方庀局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告余具疏上聞八月疏入報可明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四川再過湖口則祠工已畢祀營官蕭節愍公捷三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爲浣香別墅前曰聽濤眺雨之軒後曰芸芍齋齋後傳以小亭曰且閒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出曰梅塢迤西少陟山曰鎖江亭其西絕高曰觀音閣閣外曰魁星樓僧徒居之又西曰坡仙樓刻蘇氏石鐘山記其上憑高望遠吐納萬景一草一石煥然增新矣當楚軍水師之初立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潭其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厚庵與雪琴暨諸君子喋血於狂風巨浪之中燔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謂至順其後官軍深入彭蠡之內賊乘水涸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驕然若割肝膽而判爲楚越終古不得合并至咸豐七年九月攻克湖口兩軍復合盡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乃舉之方其戰爭之際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羣疑眾侮積淚漲江以求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

後裸薦鼓鐘士女瞻拜名花異卉旖旎啾瑤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響蹙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違眾之驩欣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夫豪傑用兵或做一生之力擲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士不得則鬱鬱以死者甯皆憂斯民哉亦將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於己不遷於境雖處富貴貧賤死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感彭君新構此祠有登臨覽觀之美粗爲發其凡焉

曾滌笙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嗚呼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而金陵尤爲忠義之所萃云咸豐二年十二月賊陷武昌漢陽掠取巨舟萬數三年正月蔽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破金陵據爲僞都城中官紳與駐防之軍民並及於難當是時天子已命向榮爲欽差大臣自湖北逐賊而東至則城陷已逾旬日又繼陷鎮江揚州兩府而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後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爲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爲江北大營鎮江別屯一軍則金陵分兵駐之與揚州之師相爲犄角未幾揚州之賊分支北竄河南直隸金陵之賊分支西竄江西湖北而鎮江之賊破我營壘別有

粵人爲亂攻陷上海其冬北軍克復揚州儀徵羣賊移據瓜洲四年督師琦公卒托明阿接統北軍五年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復上海移師圍攻鎮江六年春南路賊陷甯國北路賊復陷揚州托明阿罷職德興阿接統北軍旋克揚州其夏巡撫吉公戰歿於高資金陵大營亦陷督師向公退守丹陽已而病卒 朝廷命和春爲 欽差大臣而命張國樑爲總統七年冬南軍克復鎮江北軍同日克瓜洲八年南軍築長圍以困金陵之賊北軍大挫於浦口賊陷江浦天長儀徵揚州六合張國樑北援揚州克之九年德興阿劾罷江北不復置帥以江南大帥兼轄十年正月張國樑克九洑洲二月皖南羣賊攻陷杭州江南遣張玉良援杭克之二月賊破建平東壩溧陽羣卒金陵攻陷大營我師潰奔常州蘇州繼陷是後馮子材等堅守鎮江都興阿等堅守揚州數年無恙蓋自咸豐癸丑以迄庚申耳目衆著之事大略如此其餘南軍攻取旁近郡縣若太平蕪湖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屢克屢陷不常其得失或北援揚州江浦警報朝聞南師夕渡而城外賊壘攢江要隘亦無月不事攻戰擲千百性命以爭尺寸之土當時中外盛稱江南勁旅聲威出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勦其致敗亦終以此始至之秋卽遣虎嵩林馳援上海旣又遣和春赴援廬州甯國失守則遣鄧紹良自浙援之數年鄧君戰亡又遣鄭魁士繼之賊圍衢州則遣周天受等援浙賊入延建又濟師以

援閩近者數百里遠者二千里孤軍轉鬪累月不歸饋餽乖時忍飢赴敵膏塗原野莫相收卹而金陵之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炊煙日減晝夜謀所以覆我者咸豐六年大營失陷正坐壘闕兵單之故最後十年之役則長圍已成汎地愈廣我軍分兵救浙不能遽反而自浙回竄之賊皖南江北之賊十道並進乃一發而不可禦將土方冀合圍之後犁穴擒渠策勲有期不意倉皇潰敗有如沙飛河決蕩析南奔死亡不可勝數其僅有存者張玉良收集餘燼以攻嘉興以守杭州至明年杭城再陷而金陵大營八萬人者蕩然無復留遺矣當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重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殫力亦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衆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殞斃而廣封駁暨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旣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旣克三載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於蓮花第五橋祀先後死事者同堂而異室其中一室祀三年二月江甯初陷時守城殉難之員其東一室祀三年至十年城外大營傷亡之員其西一室祀城內及江甯七屬紳士而外郡紳士死於此者亦與焉又東一室祀金陵將領出援各路死於甯國及浙江等處者又西一室祀鎮

江及揚州死事之員鎮江本金陵所分之軍揚州亦與金陵一體其後又歸南軍兼轄故也工既竣粗爲記其梗概至於歷年戰爭良將猛士之勞攻牢保危之策將具於國史茲不復備述云

曾滌笙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〇〇〇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大軍克復金陵國藩至自安慶犒勞士卒見吾弟國荃面顏焦萃諸將枯瘠神色非人蓋盛暑攻戰晝夜暴露城下半月而未息余既驚痛而撫慰之乃徧行營壘周視所開地道覽戰爭之遺蹟彭君毓橘劉君連捷蕭君孚泗朱君南桂相與前導而指示曰某所某將盡命處也某所賊困我之地也諸君所不備述吾弟又太息而縷述之弟之言曰自吾圍此城壯士多以攻堅而死賊於城外環築堅壘數十大者略與城埒攢以小營障以長塢發石如鐵掘塹如川牢不可拔我軍以元年五月之初始克江甯鎮三汊河大勝關各壘二年五月李臣典等克雨花臺及南門各壘劉連捷等會同水師克九洑洲中關下關各壘其江東橋之壘則陳湜等於八月克之上方門高橋門七寶橋土山方山各壘則蕭慶衍蕭孚泗等於九月克之是時朱南桂亦克博望鎮趙三元等亦克中和橋秣陵關至十月克解溪隆都湖墅而東南剗削略盡三年正月彭毓橘黃潤昌等乃克鍾山高壘賊所署爲天保城者也每破一壘將士須臾

隕命率常數百人回首有餘慟焉其穿地道以圖大城者凡南門一穴朝陽至鍾阜門三十三穴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趨者倖脫而慙者就殲最後神策門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膊之役功成矣而死傷亦多於是歎攻堅之難而逝者之可憫也毓橘之言曰我軍薄雨花臺未幾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襲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殫於途近縣之藥旣罄乃巨艦連檣徵藥於皖鄂諸省當是時也羣醫旁午而偽王李秀成等大至援賊三十萬圍我營者數重我軍力疾禦之一夕築小壘無數障糧道以屬之江賊益番休迭進螳傅環攻累箱實土以作櫓楫挾西洋開花礮自空下擊子落則石裂鐵飛多掘地道屢陷營壁凡苦守四十五日至冬初而圍解軍士物故殆五千人會有天幸九帥獨免於病目不交睫者月餘而勤劬如故雖鎗傷輔頰血漬重襟猶能裹創巡營用是轉危而爲安靖毅公則病後過勞竟以不起九帥者軍中舊呼國荃之稱靖毅者吾季弟貞幹諡也連捷之言曰李酋解圍去後率眾渡江連陷江浦和州含山巢縣皆我軍新取之城得而復失九帥乃分兵守西梁山遣連捷與彭毓橘輩救援江北旣解石澗埠之圍破運漕銅城關之賊遂偕水師連收四城江北大定劇賊益衰然我眾死者亦不可勝數也南桂之言曰方金陵官軍圍困之際同時鮑超之

軍亦困於甯國水師亦困於金柱關金柱關者水陽江及羣湖所自出蕪湖之藩衛也
九帥乃分兵守東梁山而遣南桂與朱洪章羅洪元輩力扼此關夾河而與之上下亂
流而相攻卯而戰酉而不休水營捷陸營或挫一夕數起一餐屢輟凡七閱月而事稍
定百里內外白骨相望時聞私祭夜泣之聲天下之至慘也於是國奎與諸將竝進稱
曰此軍經營安慶翦伐沿江諸城凋喪尚少獨至金陵而死於攻死於守死於疾疫死
於北援策和南援蕪湖太平乃籌計而不能終今存者幸荷 國恩封賞進秩而沒者
抱憾無窮雞鳴山下有賊造府第一區若奏建昭忠祠春秋致祭庶以慰忠魂而塞吾
悲耳國藩具疏上聞 制曰可黃君潤昌爰董其事取有冊可稽者造神主一萬一千
六百三十有奇無冊者姑闕焉甫歷三載楹棟枉橈牆宇敝侈同治六年省中僚友集
議廓而新之基局固護邊豆有嚴國藩乃追敘所聞於諸君者而系以詩章用備樂歌

詩曰

人無貴賤天壽賢愚終歸於死萬古同塗死而得所身殄魂愉六朝舊京逆豎所都濯
征十載莫竟天誅嗟我湘人銳師東討非祕非奇忠義是寶下誓同袍上盟有昊昊天
藐藐成務實難祚我百順阨我千艱狂寇所噬刈人如菅殄厲乘之積勦若山偉哉多
士夷險一節萬死靡他心堅屈鐵鑒彼巧偷守茲貞拙縷血所藏后土長熱卒收名城

獲醜擒王寵賁冥漠千禩馨香新廟孔赫彝命將將 天子之錫烈士之光

曾滌笙湘鄉昭忠祠記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巡撫張公亮基檄調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彝等以諸生率千人者以往維時國藩方以母憂歸里奉 命治團練於長沙因奏言團練保衛鄉里法當由本團贖金養之不食於官緩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爲官勇糧餉取諸公家請就現調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練技以備不時之衛由是吾邑團卒號曰湘勇三年春平土寇於衡山破逆黨於桂東其夏粵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二千楚勇千人羅忠節公輩率之東援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易良幹等殉難湘勇之越境勦賊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於此余聞而悼之議立忠義祠於縣城祀湘人與於南昌之難者其冬余奉 命籌備舟師乃募湘勇水陸萬人明年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雖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土中燿旣而整軍再出羅公暨李忠武公續賓率湘勇以從於是大雋於岳州克武漢下蘄黃破田家鎮復江西弋陽信州甯州又以其間由江還鄂掃蕩枝縣再克武昌省會咸豐五六年間羅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壯武公與劉武烈公騰鴻蕭壯果公啟江暨巡撫蔣公益澧皆提湘勇征戰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所在有聲然羅公王公劉公

遂以六七年閒先後徂謝而將士傷亡者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義祠規制隘庠不足
以嚴典祀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具疏會奏請立昭忠祠於湘鄉令有司春秋致
祭 天子許之吾邑軍士沒有餘榮已未幾而舒城三河之難作李公殉節部下死者
殆六千人國藩私憂以謂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後李公之弟勇毅公續宜重輯部曲
轉戰皖北張忠毅公通蘭及唐總戎義訓輩之師轉戰皖南而吾弟國荃遂以湘士克
復安慶金陵兩省蔣公暨楊公昌濬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張忠毅公亦戰沒於閩
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旗中外皆歎異焉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劉君松山追逐擒
匪於河南山東直隸征叛回於陝西甘肅而按察使陳君湜防守山西其西南諸道則
蕭壯果公率師入蜀而巡撫劉公蓉屢平蜀寇總督劉公嶽昭暨諸湘軍又自蜀而南
入黔西入滇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
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凶問遲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哭可
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往蹈百死而不辭困阨無所遇而不悔者何
哉豈皆迫於生事逐風塵而不返與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爲之倡忠誠所感氣機
鼓動而不能自己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
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

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
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眾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
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亦豈始事時
所及料哉今海宇麤安昭忠祠落成有年而邑中壯士致命疆場者尚不乏人能常葆
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里羣材之興也不可量矣又豈僅以武節彪炳寰區也
乎

曾滌笙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既刻石敘述戰事又屬余爲之記
維時湖口以下長江千里皆賊地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淪陷國藩奉命總
制兩江乃議設淮揚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統之又二年議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
朝斌統之厥後兩君者皆沿江遵海以達於蘇松常州諸內河而上游吳楚之交惟彭
公與總督楊公岳斌之師羅列如故咸豐十一年克復安慶同治元年下蕪湖金柱關及
東西梁山二年克九洲三年遂克金陵而蘇州省會及所屬郡縣以次廓清水師皆有
力焉余憫死事者之多於是又奏建昭忠祠於金陵以妥將士之靈蓋自湖口而下賊中
無復大隊礮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衆臨敵授命者往往不絕若乃高城巨壘千礮狙伏

陸軍進攻水師和之一堞未攀駢屍山積或連朝還擊卒不能下或創殘滿目僅收一
柵甚者如九洑洲之役攻剿三四日凋耗二千人唱凱於公庭飲泣於私舍又或支河小
港扼守要隘賊以短兵槍彈迫我舟師前者屢僵後者堅拒終不得少移尺寸又或倉卒
赴援內洋行師如福山之役輕舟顛簸於海濤颶風之中須臾沉溺以數百計此皆耳目
昭著其餘邂逅捐軀夷傷而不振者不可勝數也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年長江別立經制
水師將士新故更代優游無事欲問數年前戰爭之迹已罕能言其狀者況更溯十載以
前若楊公之縱橫江上出入鋒鏑以摧方張之寇彭公之芒屨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
能道其彷彿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與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
艱苦之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禮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適變不相沿襲
況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敝之制今之水師蓋因粵賊
之勢立一時之法幸底於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狃於前事謂可平粵賊者
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
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
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巋已守常姝姝焉自悅其
故迹終古而不化哉今 朝廷闢方略之館戰功將著於信史不復備述麤述殉難者之慘

使來者怵然起敬又因推論兵家之變化無常用破吾黨自是之見庶久而知所警畏云

數篇皆經世大文信史實蹟讀之足以開拓
豪傑心胸其光氣燭天地貫日月而不朽

吳子序得一齋記。

嗇者與博者衡誰贏乎博者贏乎哉市者與居者競誰贏乎居者贏乎哉與市而博諸抑
居而嗇諸今夫五都之肆百貨壑焉寶有犀珠蠟貝之珍用有粟葛丹漆之饒產莫能物
也種莫能區也吾一從而居其土宜別其苦良不亦矜乎故吾囂然自爲得也然而列廛
者方專其去留高下在心莫可取求然後知吾之未始得也彼固囂然自爲得也然而
有力者過焉傾囊而準其估輦而逝耳然後知彼之仍未始得也夫有力者得之矣然而
瞽得章繡聾得鈞球禿得簪笄兀得鞞履涉海得策銜適燕得帆楫雖奇巧麗飾值以千
億曾不如工之有缺斤農之有曲耒也然後知其得而未始得也故知之莫如據之據之
莫如藏之藏之莫如利用之利用之斯得之矣吾宗繼之以顏氏子得一之義名其齋居
夫顏氏之所謂一未易言得也繼之之意特以戒夫市而博者故余爲達其志如此

龍翰臣大岡埠團練公局記

嘗考周禮州長黨正有屬民讀法之典皆以歲時行之於學而田獵講武及守望相助之
法民自得以其意行之於鄉秦漢以降井田廢而鄉學不立至不幸用武則鄉民聚而爲

社如宋時定州有弓箭社近日廣東禦夷各鄉亦分立爲社至廣西盜賊蠶起各府州縣官吏薦紳先生率其鄉之所屬曰從事於團練而各村鎮關市始有公局之設陸媼任卹之風一變而爲功利戰鬪古所謂觀於鄉者其若是耶雖然時之所至雖聖賢不能執古道以繩民唯豪傑有爲之士能因時之所宜以求合乎古夫以廣西之盜蔓延數十州縣芽蘖乎十年之前一發而不可治今 天子憫吾民疾苦徵兵數千里外轉餉數百萬顧其力能及於盜之所至而盜之所不至而將動者與其旣去將復來者則必恃民之自爲捍禦而團練之事急焉獨吾邑地當省會盜警緩於他邑可以措理裕如顧其事之實與不實用之必有效或無效者則以董事之人爲斷故團練公局之設偏乎一縣唯大岡埠之在邑南者以唐丈堯心先生得名方事之初起先生於其鄉設公所聚衆期會行之期年什伍有法少長有序人知師律無譁於鄉大吏激賞爲諸團最先生益奮志督勸親執枹鼓家之子弟咸編入伍人是用和盜賊益稀蓋必如先生之爲團練然後緩急乃爲有用必盡如先生之團練然後各鄉之公局乃不虛設會先生之嗣吾友仲實來乞爲文因書此貽之吾嘗與仲實言今之團練名爲募兵於農而多失古意異日風俗之害將不可究如先生爲之又何其善也此卽因而復講讓修睦之風而進以讀法講武鄉田同井之治其又何難焉書之以復於先生其亦不能無蜡賓之感也咸豐元年歲次辛亥仲冬月

同邑龍啓瑞記

龍翰臣病說。

客有患鬱湮之疾者龍子過而問焉見其兀然而坐偃然而息日飯三哺食之盡器龍子曰子病乎曰病矣然則子何病曰吾苦腹疾而事園焉醫者治之三月而不效吾憂之不知所出輟吾業以治之則疾益以劇龍子喟然歎曰吁吾乃今知子之誠病也夫子之所謂腹疾者豈特飲食寒熱之爲患也而豐而食焉而華而色焉乃其根柢固莫之能蠹也埃之而已而遂廢而事而日槁而形癯而心終日博博若大難之將至者是子之神先倣也疾何與焉夫萬物生於神養於神故神聚則強神王則昌神衰則病神散則亡是以啜糟之夫臥之顛崖之側而不墮者其神全也嬰婉之子遇猛虎則折三尺之筵以毆之虎猶不害何則心忘乎物則物莫之能賊也今子未甚病也而日以病爲憂夫憂者實病之所從集也子盍朝作而于于夜暝而遽遽無懷無惟以甯子居疾其庶有瘳乎客曰善將從子之言三日試之其病良已

孫子餘說虎。

同年彭君申甫爲余言長沙之北有地曰青山兩山夾峙中爲穹谷 國初兵燹之後人煙稀少林木幽翳獸啼鳥跡交錯其間其祖君奇翁年十二晚自塾歸家人迹牛未得翁

獨往虎出撲翁仆張吻向之翁仰與語曰吾分爲爾食食我不然舍我虎躍起大吼竟去里人以爲奇故呼之曰君奇余曰昔歸震川書郭義官事以爲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豢之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戎狄禽獸無所不同其言郭翁畜虎甚馴禱雨立應然平日爲人誠樸無異術嗚呼此宜虎之爲所畜也申甫則又曰翁亦仁厚人也人據其田聽之其人落魄又以其田強翁售翁始終無一辭人笑之翁曰彼固人也視虎奚若吾能與虎語不能與人語者吾性不好競也莊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古之至人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於人乎如翁之所以爲人雖曰遇虎何傷游斯世者可以知所處矣

吳南屏新修呂仙亭記

岳州城南呂仙之亭當南津港口古所稱滄湖者水反入爲滄城東南諸山之水自南津西北趨湖湖水起則東南入山盡十餘里皆湖也故山水之勝亭兼得之由亭中以望凡岳陽樓所見無弗同者而青蒼秀映之狀幽賞者又宜之至於爲月夜泛舟之遊無風波卒然之恐惟亭下可也唐張說爲岳州刺史與賓僚遊燕多在南樓及滄湖上寺見其詩中南樓卽岳陽也寺今尙存而亭踞其左阜稍前相去裁數百步寺之勝已移於亭矣然岳陽樓之居城近自唐以來名賢學士皆登而賦詩其上播於古今盛矣亭之興後於樓其去城且三里四方之客過郡旣登樓莫亭之問以此不若樓之有名天下而基高以敞亦復其上爲樓有連房容飲席及臥宿逾於岳陽而遠市囂少雜遊亦處地之善也呂仙者世所傳洞賓仙人一號純陽子唐末人其蹤跡故事在岳州者頗多蓋嘗有三醉之詩故岳陽樓塑其仙像又有城南遇老樹精之語則此亭所爲作按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城南白鶴山有呂仙亭亭之始自宋時也後乃增大之云余自少時性樂放遠入郡多寓亭下近更兵亂亭燬矣道士李智亮募貲而復之智亮有才能樓加其層廣亦過舊亭廊旁廊歷歲克成以余之夙於此也求爲之記余惟神仙之事

茫哉孰從而知之揚子雲曰仙者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秦漢之君以求仙荒遊卒無所遇唐士大夫喜餌金石多爲藥誤小說載唐時仙者甚多皆妄陋無稱而純陽氏之名獨雅而著余觀張說岳州諸詩屢有言神仙者時未有純陽氏而岳之湖上固傳有仙人往來之語矣得非隱人高士出沒江湖聞人乃目之爲仙與抑湖上諸山磊磊浮波面若近而遠令人有海上蓬萊之思乎蓋仙者可以不學而意亦不能無之若山川奇異幽遠之鄉使出世之士俯仰其間必將有恍惚從之者果有與無俱不足論也余昔在亭見老張道人者鍊形最久能以氣自動其兩耳後竟以老死而其徒方東谷者不學爲仙獨能飲酒余至則與之皆醉吾聞呂仙於酒者今智亮其爲仙耶爲酒耶余雖老不喜入城猶願得遊處亭下如往時也

意遠
詞高

吳南屏君山月夜泛舟記

秋月泛湖遊之上者未有若周君山遊者之上也。不知古人曾有是事否。而余平生以爲勝期。嘗以著之詩歌。今丁卯七月望夜始得一爲之初發棹自龍口向香鑪月升樹端舟入金碧偕者二僧一客及費甥坡孫也。南崖下渙火數十星相接續而西。次第過之。小船撈蝦者也。開上人指危崖一樹曰此古樟無慮十數圍根抱一巨石方丈餘自郡城望山見樹影獨出者此是也。然月下舟中仰視之殊不甚高大。余初識之客黎君曰蘇子瞻赤

壁之遊七月既望今差一夕爾余顧語坡孫汝觀月不在斗牛間乎因舉誦蘇賦十數句
又西出香鑪峽中少北初發時風東南來至是斜背之水益平不波見灣碕思可小泊然
且行過觀音泉口響山前也相與論地道通吳中或說有神人金堂數百間當在此下耶
夜來月下山水寂然湘靈洞庭君恍惚如可問者又北入後湖旋而東水面對出鎧火光
岳州城也雲起船側水上滄滄然平視之已作橫長狀稍上乃不見坡孫言一晚自沙嘴
見後湖雲出水白團團若車輪巨甕狀者十餘積卽此處也然則此下近山根當有雲孔
穴耶山後無居人有棚於坳者數家洲人避水來者也數客舟泊之皆無人聲轉南出沙
嘴穿水柳中則老廟門矣志稱山周七里有奇以余舟行緩似不翅也旣泊乃命酒肴以
子雞苦瓜拌之月高中天風起浪作劇飲當之各逾本量超上人守葷戒裁少飲噉梨數
片復入廟具茶來夜分登岸別超及黎余四人尋山以歸明日記

吳南屏遊大雲山記。

立吾村而東望髣髴乎翼然有山起於雲中者大雲山也山祀眞武神甚靈遠近走禱者
衆常從之問云去此可百里仙靈之所居也於是有遊志益前此十七八年矣而友人郭建
林喜山水約同遊將行矣以風雨或以事不果者蓋三四焉今月初十日建林自郡城來
告余曰新雨天幸晴行不汙請與子踐大雲之約矣明日余與建林及從弟伯喬三人者

步而卽路一人擔行李以從其日至於潼溪行四十里明日行四十里至於白羊之田山益高水益急望大雲益近明日過八百市有路緣飛嶺以上居人曰山自此登矣三人者以勇勸猶數息乃上已上路緣嶺側俯深溪過之可怖畏稍下有村落山田已復上如前嶺蓋上者八而二下此以往路皆然過鵬灣望懸泉自四山下竚觀之過案山山絕高峭立似城堵是大雲之曲尾形家言謂之案山路緣案山入行深洞中四五里無人家山半巖缺處望有七八家煙火路益險狹水走絕澗下聲怒號建林伯喬甚怖余差勇循澗行路漸高澗漸平亦有村聚晚投宿於羅氏則至峰下矣是日計行二十五里然路難四十不啻焉明晨飽飯往登石崖下聞泉淙淙然坐聽之其聲如松風之走萬壑也是日響泉之崖澗側大石如縮龜響泉自其下出是曰息龜之澗遂緣萬松磴磴石級級數十足疲甚一休如是休者又數十至乎道士之宮憇焉遂陟乎大雲之峰下視萬山如走馬如驅羊如滾波濤如千萬人軍旌旗鼓戈魚麗鵝鶴升壇而指麾自巴陵臨湘通城平江四縣之山咸在肘下而西望洞庭煙洲草渚隱約可辨沙川油川左右繞若雙帶焉其峰之勝者卓筆如筆青笠如笠攢劔如劔圍屏如屏三人相顧以嘻謂不臻於茲安知茲山之上有若是者耶而今之遊不徒勞也已峰下有井名聖泉道士之宮背峰而列宮凡六余所宿宮名永樂是日進香者可百許人道士云八月之望會者凡四五千入蓋神之盛也

余等亦禮而無祈焉。明晨下山，下行易，惟不可望，恐欲墜，亦頓撼，苦足肚痛，至鵬灣灣，有小潭，自山來二十里之泉，咸走石溪來，會石斗削若贅，小邱臨潭，上可亭，前往時略未究，今始得之。余所得大雲之盛具，此矣。其日仍宿白羊，彭氏白羊地屬臨湘，而大雲巴陵地，犬牙入也。明日至高坪，回望大雲，指前宵宿處，乃在天半，小雨，因過宿友人李皋門孝廉家。李氏多藏書，出書錄觀之。明日至新牆，宿蘇州吳氏寄東書屋。又明日與建林別，余及伯喬歸，是行也。凡八日，得詩十有一首。凡所稱峰崖泉石云者，向未有名，各之自余以大雲之居，境益遠矣。近縣鮮好事者，四方之人莫至，遊者自余三人始。

吳南屏聽雨樓記。

度地不廣大而攬納宏遠者，惟高且顯者爲然。而山村隕集，非有平皋曠壤，通川之流，而其爲山岡阜堆，複無岩竇，泉石之奇，峰嶺之秀，加以屋舍煙火之湊密，兒童雞犬之聲雜聞於耳。若此而求爲堂房林院之勝，以資讀書之暇娛者，蓋難言之。余之居，適類是常憾之欲別遷徙而非可猝爲，則時取古人詩歌文字之所言，意中狀擬之，或張圖書壁間，坐卧如有之。然余村之西南，洞庭之別浦也，遠樹外常見湖光水盛時，又近而磊石之山，浮動乎其前也。東北則雲峰疊起，數十百里，隱見皆可得，惜其蔽於近，無以發露之耳。余之讀書山齋者，故基於山，山最高，其上多屋舍，而家之人析有之地，不可以敝一日。余弟雲

松指其西隅草屋數間廡傭所居者曰此可卽而爲也用力不大勞而得景當殊異余弗敢信之且止以隘不聽遂鑿其垣爲門向山間崇而重之以爲之樓斬竹木剔土數尺廣數丈長竟畝而爲之圃以當其門圃中移時花木略具而房樓連間疏達明潔纔兩月工成余喜而上於樓以觀則凡湖與山之獻於欄檻而入於窗牖者向未知其有於此也而村落附近之墟田疇之上下山溪之曲折耕夫樵人之在目抑非常見之狀於是與雲松對設榻樓上度書而讀之而名其樓聽雨也昔眉山蘇氏兄弟少時誦唐人詩語而有風雨對牀之約其後各宦遊四方終身吟想其語以相歎息二蘇公之賢非余兄弟所敢妄擬而其欲常聚處之意則同也顧今方從事科舉其或得之將亦不能無爲四方之人故以二公之不獲如志私以爲戒而名樓以爲之記他年或敢忘諸謂此樓何

吳南屏寬樂廬記。

人之容其身於天地之間何適而不得而苟必如其意欲而後安則一身雖微常窮天下而不足夫一身之所存坐則容膝臥則容席此爲地至少矣而人之情常欲有移易於東西左右之間以取適於目前俄傾之變厰故而卽新望彼而置此故富貴者之處其身雖極宮室臺榭燕息遊觀之樂乃其侈心未嘗不思更有所營作謀畫之不能以已而窮欄卑宇之士常悵然自恨不得如其志蓋其外之廣狹雖殊其中之弗寬者一也余之老友郭

建林自其少壯時卽有灑然之志不爲祿利學家計粗足卽不嘗問亦不遠出獨好遨遊近鄉山水時往寓城南呂仙之亭從道者居或累月不歸余年及冠卽喜與之遊嘗偕寓城南及至其家久留亦數數來余家山館共晨夕言笑不倦然彼時以爲建林雖性通少滯亦會其身之所遇便自散逸而然耳及其年過四十以後室家多故旋以大水漂沒其田生產日薄其廬舍歲歲爲水所侵蕩牆壁穿壞皆盡乃去之半里許高地爲土屋三間以居余每念往昔遊處惘然相爲歎息間過其居敝陋特甚而灑掃自潔雖老矣貌不加瘠言笑風味如曩時也今年春余又過之以其久不至余家邀之來於是君年七十有一肩輿三十里復造余山館觀余故居空於兵火惟此書館僅存謂余曰此與吾舍之壞於水者何異且吾今居人謂不堪吾甚宜之室小而面南冬陽便以暴前有柳甚大有陰夏月足以涼也至於左盼連峰右矚大湖氣象濶遠吾坐而皆得之子爲文詞雅可讀盍爲思所以名吾居而記之以文吾曰覽之以助吾樂不亦可乎余曰子之居甚隘而接於耳目者則甚大矣抑未足言也子之心何其寬爾乎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言其人心甚寬不必其室也又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言樂甚也請今壽子爲寬樂叟而題子居爲寬樂之廬叟喜而受之吾今居燬未能卽復顧以與叟相視爲優而余意似有不足者若叟賢哉其有以示我矣呂仙亭亦燬於兵近有道人稍修復一二而家弟退菴爲九江樓於君

山實從前未有之觀。余頃遊而記之。實樂。叟今健能步行至四五里。當復爲寓遊乎。其無乃樂此廬而不暇一往也。

吳南屏書謝御史。

謝御史者。吾楚湘鄉。謝薌泉先生也。當乾隆末。宰相和珅用事。權焰張。有寵奴常乘珅車。以出人避之。莫敢詰。先生爲御史。巡城遇之。怒。命卒曳下。奴答之。奴曰。汝敢答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答我。先生益大怒。痛答奴。遂焚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九衢中人聚觀。譁呼曰。此真好御史矣。和珅恨之。假他事削其籍。以歸。先生文章名一時。喜山水。乃遍游江浙。所至。人士爭奉筇屐。迎飲酒。賦詩名益高。天下之人皆傳稱。燒車謝御史。和珅誅。復官。部郎以卒。及道光癸巳之歲。河南裕州知州謝興曉。以卓異薦入都。裕州御史之子。由翰林改官者也。引見時。唱陳名貫畢。皇上問曰。汝湖南人。作京語何也。興曉對言。臣父謝振定。歷官翰林御史。臣生長京師。上忽悟曰。爾乃燒和珅車。謝御史之子耶。因褒獎興曉家世。勉以職事。明日。上語閣臣。朕少時聞謝御史燒車事。心壯之。昨見其子來。甚喜。未幾。命擢興曉。敘州府知府。方裕州入見時。吾鄉人士在京師者。盛傳。天語以爲謝氏父子之至榮也。又幸薌泉先生之生於其鄉。而以相誇耀也。敏樹得知其本末如此。云敏樹又記在都時。有郎官當推御史者。語次因舉薌

泉先生之事郎官謂曰薊泉負學問文章又彼時清議尙重故去官而名益高身且便今我等人材旣弗如而時所重者獨官祿耳御史言事輕則友朋笑重則恐觸罪一朝跌足誰肯相顧盼耶且家口數十安所賴耶余無以進之嗟夫昔之士風人情猶之今也以裕州今日家世之榮孰不欣羨而願其有是孰知當薊泉先生罷官時同朝行輩中必有相侮笑者譏毀者畏罪累而不敢附和者其家人居室必不如在官之樂者且使先生官不罷其進取抑未可量一遭斥逐終以不振獨氣節重江湖閒耳然則先生之燒車之時亦可謂計慮之不詳盡者耶

吳南屏書義猴事。

邑子阮生言其里有弄猴者年老無子以猴爲子猴脫鎖逃弄猴者哭而追之猴聞其呼止蹲他道上弄猴者向之曰我用汝以活我汝走我必不活不如遂死將躍入水猴啼來抱之自是益愛猴不復加鎖弄之又十餘年稍積錢自辦棺斂物餘錢數串埋牀下弄猴者有一女早嫁族人無近親一夕弄猴者暴疾死人莫知侵晨猴掩戶出走至其女家伏地號女覺其異隨來猴舉鑰奉女開籠取衣抓土出錢女乃集族人斂埋其父棺將益猴躍入棺中伏屍足旁叱驅之不去衆異之卽謂猴曰汝豈欲從主人死耶果欲從者可起向汝主靈位前作禮拜猴如言起三拜號復躍入棺遂以殉吳子聞而異其事且論曰聖

賢言人之性善異於禽獸則禽獸之性宜其不能善也而時有善者且有善者且有大善雜書言諸物類以義名者不一此何以然哉有人而近禽獸者有禽獸而近人者禽獸而人其能必專獨以至如猴之殉其主其與忠臣烈女之行何異嗟夫忠臣烈女之行聞者皆爲之感泣也况乎禽獸之於人而有若是者乎書猴之事將以感於人也

吳南屏雜說錄二首

藥生於山而求藥者於市市故藥之聚也而市者常僞以亂真又藥所名產之處其人多糞種以售故藥弗得良而人徃徃採藥於山謂之生藥常勝市者又有號草藥者俗相傳取諸草名不在本草經者以治疾尤有奇效客有謂吳子曰甚哉藥之難知也今何不盡訪諸草藥而著名之以利人乎吳子曰不然夫草藥唯無名而人獨私傳之故其用常全今名而傳之則人且種之而且僞之矣嗟夫藥不可得良也而唯無名者之求則神農黃帝以來採藥之教非與

余曩歸自都下顧羸以行遇同行者曰子之轅羸弗良將不利行余曰幸已行數日可強取道也其人曰是好憚艱吾以形相知之今行道平又幸晴無害子將見之一日過一阪羸遽伏地馭者痛鞭之幾死不起追取前行他車羸以代乃過焉又一日雨暴下羸又然余乃知相馬之果有術也然余所過阪非峻阻雨驟未瀟而羸以死拒不行雖其形相當

然亦取苦甚矣。

吳南屏說釣。

余村居無事喜釣游釣之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當初夏中秋之月蚤食後出門而望見村中塘水晴碧汎然疾理竿絲持籃而往至乎塘岸擇水草空處投食其中餌鉤而下之蹲而視其浮子思其動而掣之則得大魚焉無何浮子寂然則徐牽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於岸游目而觀之其寂然者如故蓋逾時始得一動動而掣之則無有余曰是小魚之竊食者也魚將至矣又逾時動者稍異掣之得鯽長可四五寸許余曰魚至矣大者可得矣起立而伺之注意以取之間乃一得率如前之魚無有大者日方午腹飢思食甚余忍而不歸以釣是村人之田者皆畢食以出乃收竿持魚以歸歸而妻子勞問有魚乎余示以籃而一相笑也及飯後仍出更指別塘求釣處逮暮乃歸其得魚與午前比或一日得魚稍大者某所必數數往焉卒未嘗多得且或無一得者余疑釣之不善問之常釣家率如是嘻此可以觀矣吾嘗試求科第官祿於時矣與吾之此釣有以異乎哉其始之就試有司也是望而往蹲而視焉者也其數試而不遇也是久未得魚者也其幸而獲於學官鄉舉也是得魚小小者也若其進於禮部吏於天官是得魚之大吾方數數釣而又未能有之者也然而大之上有大焉得之後有得焉勞神僥倖之門忍苦風塵之

路終身無滿意時老死而不知休止求如此之日暮歸來而博妻孥之一笑豈可得耶夫
釣適事也。隱者之所游也。其趣或類於求得終焉少繫於人之心者不足可欲故也。吾將
惟魚之求而無他釣焉其可哉。

管小異書汪馬二秀才事。

汪君星垣性好清靜屏居清涼寺僧報曰賊至矣君危坐不爲動爲賊所執僧給賊曰是
吾廟中供糞除者也賊將釋之君厲聲曰否我秀才汪某也賊以戈擬其喉僧給賊曰是
有心病君厲聲曰否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賊奇而禮之且曰我視君非凡人也髮斑白
矣猶困於諸生方今天下大亂豪傑有爲之時也盍變計從我乎君大罵曰我所以困躓
者爲不肯變計諧俗也况肯變計從賊乎遂遇害氣垂絕猶自呼殉難者上元縣秀才汪
某也同時又有馬秀才者販牛爲業素不齒於鄉里聞城陷慨然誓死謂其弟曰吾聞功
不在大吾與若匹夫也殺一人而死足以自償若殺二人則是爲國殺賊而死也可謂立
功矣因詭迎賊入使其弟守外戶乘賊不意取所用屠刀潛殺之投其屍於井賊續至復
然日殺四五輩以爲常既謂其弟曰戮有罪而不使人知不武因榜賊首於門爲他賊所
知覺遂與其弟俱遇害論者謂汪秀才順受其正矣然不如馬秀才立功爲尤難此記所
謂以義爲利者也

箴銘類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一

王悔生座右箴二首錄一

古人有言惟口戕口豈惟戕口惟心之莠如戈如矛如江河流豈不快意尙不可以休或
瞰諸幽或貽之羞嗚呼誰尤

姚春木枹庵銘

子厚說車次山惡圓古之君子周旋折旋父子一堂詩書千載摸床曲几吾志弗改大方
無圭大廉無隅與爲詭隨甯守我枹

曾滌笙五箴并序

少不自立往苒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
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
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
積悔累于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始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攪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途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髦

有恒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日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憎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吳南屏唐子方方伯夢硯齋銘并序

歲丙午友人毛君西垣客於陝西按察使貴陽唐公所書來告曰唐公以才能受知天子自縣令累擢至監司然未嘗一爲俗吏所爲其所交識皆天下賢士所愛而稱者必磊落奇偉之行尤甚好文章前年在京師徧屬京師之能詩者題辭其家夢硯之圖唐公雅

善余詩是以見客甚隆禮焉今又以吾言知子勤爲古文將欲藉文於子子今方在憂他日當許爲之其冬西垣歸詣余具道唐公之意余曰夢硯者何也曰曩者唐公隨侍其尊府公官廣東時也入廣州市中遇貨硯者視其刻雪聲堂硯也蓋明忠臣順憲陳忠愍公邦彥之故物其銘識可考按云唐公厚直得之大喜而其時尊府公方自清遠得代稍後來廣州唐公捧硯拜告之尊府公尊府公矍然曰異哉吾昨者來也夢一丈夫古冠佩者登吾舟揖而言曰有物屬留君家善護之吾驚而覺大疑怪之乃此也耶丈夫豈非陳公乎吾猶憶其形貌頎然而聲情甚偉唐公於是命工圖之而以名於其齋曰夢硯之齋以與海內士大夫題記贊詠其事以益彰陳公之烈蓋三十年於茲矣余曰若此乎信可異而稱也夫我國家之初明之故臣尙扶其殘孽崎嶇保持嶺海之間陳公驟起鄉閭捐家室誓徒旅蹈鋒飲血其軍最爲雄健矣而肇慶廣州骨肉相禍陳公力奉永明名分尤順天兵卽誅以死完節可謂無憾今二百年雖遺物之僅存如是硯者英魂壯靈未嘗不赫然與之俱而唐公於此尤能欽想其風烈發揮傳頌之無已所以扶立名教砥礪天下學士誠有謂哉今年唐公布政湖北以書通問於敏樹而屬文益勤敏樹不敢辭則謹述其所與毛君言者而爲其齋之銘以獻於公其辭曰

晝入此齋日烈而霜惟硯石之英夜入此齋燭跋而光惟硯石之芒吁嗟陳公氣大剛耿

耿不死天南鄉人汗吾硯夢授唐非此主者誰發揚忠賢百代扶世綱我銘此齋意孔長
吳南屏石君硯銘

石君余硯也昔在辛卯之歲與亡弟半圃讀書嶽麓以錢三萬取之友人家硯體甚巨形
製古異無他文飾惟池旁有停雲館三字驗其刻未工蓋謬爲文待詔家物以炫售者然
硯故良石也半圃喜學書余以硯屬之頗貴之未肯輕用及亡余痛此硯遂廢無事命工稍
鐫治之摩去舊刻常供之案間一日久雨始晴日光照書室硯在蓋下噴沸有聲怪而啓
之清水盈溢以此益知其尤愈寶愛之以姓號之石君余旣無能遭遇發揚於世而文字
日頗有名恐遂抱硯爲庸人役故作爲是銘將求善工而刻之其背銘曰
年可壽若老彭吾不以墨之汁而佐彼之航行可贈若班生吾不以毫之穎而贖彼之程
匪墨之私匪毫之愛恐汗吾石君之生平嗚呼石君兮吾與君銘

頌贊類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一

姚姬傳潘孝子贊

嘉定潘孝子諱德馨割肱以愈母疾事在雍正四年嘉慶十二年其曾孫孝曾持錢可廬大昭所記事蹟來示請為之傳彙讀可廬之記既已詳盡論復精當是為傳已無以易之乃為之贊

子之事親理有常變親逮死亡何擇何辨志極身忘真性方見懿哉孝子割膺奉薦誠動鬼神危者安宴感事悲傷紀聞欣勸

姚姬傳甯化三賢像贊

三賢者故副都御史雷鉉翠庭故光祿卿伊朝棟雲林故歲貢生陰承方靜夫

宋既南渡儒學在閩或嗣或絕或偽或真聞二君子厲志海濱口誦朱訓志踐以身賤子弗識有想其人惟光祿亡嘗銘其奄賢子奉圖載舟與輪三賢同軸日侍師親式敷之慕雅言用遵瞻像匪遠其道日新

姚姬傳太常寺卿萊陽趙公遺像贊

名崙號

世奚治甯維人才盛察才百端首身潔正睠焉求賢昔仁皇聖上自監司下逮守令舉清官七以厲貪競偉時太常持造士柄行部江淮皎如水鏡斥賊絕干有當無倖升舉於朝四海稱慶年不及耆厥施不竟百年江介惟休悼病安得有公復履茲境展公遺像以

思增敬發歎眇焉攄思贊詠

姚春木朱古愚翁真贊生止線先

古文百篇出九十翁詩徵轅生禮保寶公翁家先世獨以儒教中更多故編簡失考孤孫

覺覺手其羸殘孔壁毋鑿晏楹復完陽儒陰釋天德王道翁年八十抱此終老人心至明

勿蒙勿欺去其害馬觀此靈龜千聖一心同條共貫八寶區區曾何足算寶應以唐上元三年尼真如得

八寶獻之因以收元名邑翁自記中及之因述其事維閩正學如日中天前有當湖後有止泉書非一家人非一世

我述斯言敬告來裔

梅伯言楊忠武公贊

在嘉慶初川民跳呼并絡南山是穴是郭天兵四臨北合南通公以宿威首執楚俘提軍

陝略斬虺搜狐死士百人愛同肌膚攻堅截流壓賊如雛遂專閩鉞以訖天誅滑賊逃死

以城自恃張其螯網距我星壘公揚天雷土崩岳礎聚其梟狼萬肉一灰屢奏膚功忠謹

不同 帝重公器封疆可寄武人制軍漢臣破例公督陝甘子亦開府 恩榮巍巍不亢以

俯元臣來朝 天子歎嗟念其勤功與其髦皤稽首歸里 帝錫繁祉形在紫光美謚

加禮哀榮冠倫可謂終始百戰如公以牖下終凡百有位視此精忠

梅伯言陸母林孺人像贊

常州陸祁孫先生有賢母曰林孺人既卒除喪惟先生思慕之不忘設像於室事亡若存以像之設不能得於古也乃錄其德行焯焯者數十事示年家子梅曾亮命爲之贊且敘其不可已之情事曰像之設蓋起於周秦之間婦人有像自西漢始像之興其當尸之廢乎或曰是其於先人稍不類則恐天下之人適有類乎此也是未明乎尸之說也夫實有是人而非吾先人者尸也而吾心猶有可以先人之之理若天下人適有類乎像者理也無是形也而吾心先人之豈反不得爲先人乎嗚呼禮有殺於古而降於今者今爲厚從其厚可也於禮婦人無主今有主晉以後未有非之者也父在母厭尊今無厭尊唐以後未有非之者也彼情之所失者厚而名之所託者尊故非之者予惡名而不敢辭君子曰先王之禮情不勝義後世之禮義不勝情義不勝情者私也私而值乎親則君子之求致其情者所樂因也獨像也歟哉贊曰

閩縣孤生林太孺人嬪於恭城君常州陸門恭城君之斂命服莫安曰從今職毋僭舊官祁祁守禮駭浪如砥夫棺在舟濡足不起愛子惟一折蓼弗惜曰榮辱於先公莫斯爲亟令子者何祁孫先生文章滿家婉於東京舉於庚申官於合肥嗚呼孝子今誰子答不子能答像亦罔知子曰有知我母之儀

東古文辭類集三十二

晉平子非晉君本傳取平曰晉取非君之類

流國命于晉西而祭武生交章前京西公東立學於夷有晉文合國事者多平今平

言流而平盡類其取非夫官正也晉臣不與效于非一付廷請皆曰祭禮得法公與

隨縣碑主材大備入獻付祭禮晉前門泰則學之海自無碑矣自致今漸表節

節于財匪晉子之求其善也夜樂因出國難也無家難曰

名而不姓籍晉子曰我主之善而不務德也如之善也善不無善也善不無善也

今願其善也以其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

今善今善學也其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

今善言也其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

此夫善言也其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

今之善也其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

且效其不可曰之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

善也善也其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

善也善也其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善也

哀祭類一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三

姚姬傳祭張少詹曾啟文。

嗚呼昔君始降宵中營室彙生逮君後五十日君長而才鵬揚鱗驚彙也無能伏尋章句十年二之偕聞鹿鳴風雪載途共以車征龜坼其膚塞關帷輪笑我擁袖懦婦稚嬰省試罷歸獨君登第送我西壙援衣出涕君爲禁臣彪骨爛手裁觚朝脫暮誦士口彙走南北五躋一升來則授楫行爲檢滕荒園廢寺挈攜交朋畸客窮士受禮不能狂歌踞罵酒悲沾膺人或駭厭君恬不憎彙不能飲君每代舉同車出入相從坐處獎善揀過或喜或頽嗚呼君徃而孰余成士氣之卑言甘貌順君企古人欲以義振兩試翰林辭成拔僞遂至詹事益持孤峻衆所顧畏索刺癥疵 詔衡貢士有當無私勇於知耻怯於賄貲交讒去官大快羣欺自是與君別居南朔在歲壬辰來僂去邈念君魁梧面丹有渥終接檐費晨宵商榷彙始告歸君在大梁靳世大用爲師一方正月十二作書示我暮已告疾晨琴徹左凶問遠承將信終叵手執君書情密辭駭天道祐善芴不可論旣覺獨余又尊所親強盛先隕弱甯久存彙在揚州君柩歸里不牽其紼不撫其子寫辭可窮有悲曷已尚饗姚姬傳祭朱竹君學士文。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輩羣余始畏焉曰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爲吾偶

自處京師君曰從語執拒相諍卒承諸許或歲或月以事間之清辭酒態靡不可思余與君訣乙未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君之屬文如江河匯不擇所流蕩無外內焱怒濤驚復於恬靡小汕澄潭亦可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可勢趨不可利眯吃口澀辭遇義大啓嗚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留一人庶卒振之七年江濱日思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尙饗

吳殿麟祭家蕙川文。

我初省席設食留歡含哺語我爲子加餐疾猶可爲顧之色喜孰知背面旬日而死子之文章具體吾師灌歐沃蘇獻其華滋海內文儒凡億千輩子揮長戈當者骨碎方其壯時睥睨公卿奚爲晚歲猶困諸生旣虛祿位還之子息哭者盈庭羣爲子戚天有妖祥人有極福惟獨與貴不居五六堯勲舜業流電浮雲文百斯男頑聖難均予獨惜君未躋下壽立言未成識子心疚我之文章子則知之吁嗟已矣疇慰子悲

吳殿麟祭何生文。

古我紫陽角文之地生偶游斯竟拔其萃喜萌於心挈朋再至撼山釀河文豪以肆詰朝躍馬反我書堂云有微疾態尙洋洋天平人乎一夕而亡父母虜隔數千里送子長終無一親在豈無他親兄弟婚媾撫棺哭踊獨我一子歿吾館知子無怨我治子喪更復奚

恨恨子將死我昏不知言召醫來已不可爲視弟猶子顧至於斯自子來游於今三歲炤炤修修高志敏事敬恭師長雍睦同儕人爭我讓衆孰子乖日旦予興先衆省我華燈夜張偕衆隅坐講道歌文常至月墮久合俄離云如何可自子奄逝衆各還家空庭淡淡興雨韜霞側望子榻遺芳靜嘉詩書肆好塵垢新加鳥鳴未歇桃李猶花恍惚覲者其殆子邪子少猶苗如此弱脆矧我逾艾獨能久寄大賢有言妖壽不貳朝未偷生夕可以斃我之哭子哀有殺時子長舍我無復還期哀哉尙饗

姚姬傳曰刻至之語直到古人

王悔生祭海峰先生文

嗚呼韓歐氏歿文章不傳陵穹衰微遂七百年先生之生接續攸會徼徼其聲嶽嶽其概古稱豪傑無待猶興磅礴鬱積山川之英縱其所爲剝經之旨爭雄鬪奇旁及子史張樂廣野鉤然而鳴濤壘雲委如洪河傾末師詹詹識眇知陋譬石萬鐘以寸莛扣語以先正駭選無端反脣帖耳奚怪其然吾鄉宗伯礪正持倣一見而驚欽爲彝器謂我儕輩曾無此人揭揭自豎百世其聞歲在癸丑詔徵鴻博鴻壁蚪珠陸離紛錯承明橐筆宜在斯時誰知蹇厄擯於有司繼舉以經日修三禮相國之力可拔而起在館未久相國云歸僅一薦舉輒多背違朋試於鄉指屈可得嗟鄙夫深爲韜匿惟出惟處浮雲在霄嗚呼數奇百不一遭旣老而窮始官博士惟黜之山其水清駛百里來學生徒滿宮文教所被于于

向風旣焉歸休縱陽江上咫尺予家衡接檐向芟茅植樹有蕉有梧繁陰垂碧先生之廬
門扉晝扃藏書千卷丹鉛淋漓簡策都徧泊焉奚慕彈琴詠歌視彼碌碌爲樂孰多凡厥
歲時招呼僚友廣座高陳魚羔醢酒後生魁俊接引維勤而於小子勉望尤肫篤論高言
諄諄訓誡沃我心靈開我盲瞶始從艱阻得此夷途庶所向不誤其趨時時過從嚴操
几杖私喜康強百年可望豈知不見五日於斯凶耗遽至長與世辭嗚呼先生而竟至此
天不憖遺星隕山圯惟其著迷炳燦巍峩雲漢昭垂百祀不磨獨惜吾徒門牆落落頓失
所瞻斯文何託憑棺一慟匪哭其私隲詞薦酒心有餘悲嗚呼尙饗

張皋文崔景偁哀辭。

余始識景偁於京師與爲友景偁以兄事余旣數歲已而北面承贄請爲弟子余愧謝不
獲且曰偁之從先生非發策決科之謂也先生不爲世俗之文又不爲世俗之人偁則願
庶幾焉嗚呼世俗之爲師爲弟子云者其取之有由矣其學之有由矣非所援焉而取非
所銜焉而學則以爲狂且愚昔韓退之作師說毅然爲人師一世非笑之唯李翱張籍皇
甫湜數人以爲然余之文質靡缺誦聖人之書而未識其道其於景偁未有以相過也而
窮困之效已明白景偁遊公卿間名聲日起當世所謂速化之術固當聞之乃退然就執友
之門而請受業欣然若有樂者惜乎不遇韓退之使與李翱張籍之徒相頡頏也景偁之

學拙於進而勇於取雖小物務既其實與之論道理未嘗不悅其改過果以速嗚呼使假之年而就其學豈可量哉景偁字格卿蒲州永濟人以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卒於京師年二十五其爲人長弟完好生而父兄偁之歿而所與遊者思之工八分楷書摹印世多藏者余獨悲其有盛志而卒不遂其學以無聞於後爲可惜也爲辭以哀多曰嗚呼偁耶羣黯黷以爲賢誰使興耶既朝朝而夕顛又誰憎耶苟嗇其命而胡以厚其憑耶將匪獲於天而獨自以心爲雄耶才者之小年延於不肖者之恒耶泯泯於後世而落落乎古人嗚呼奈何乎偁耶

張皋文祭金先生文。

嗚呼六經同歸其指在禮誰歟明之北海鄭氏經唐涉宋大論日蕪天鑿大清篤生巨儒乾隆之初葵源江公刊榛兌途灑流就東厥其繼者休甯之戴先生起歟並黻聯佩戴君宏通眾流並泳志修年短厥緒未竟先生精研思約理積掉頭序廡壹奧獨闢既啟其室遂周其藩椽栴栴既固既完箋禮九篇以鄭正鄭惟其匡球是謂篤信一義之發通於睫眸先生不言千載其幽較其所成於戴蓋多葵源之傳岱華比峩古人著書感發不遇先生不然頤志養素早年獻賦入贊機衡對策鑿坡聲震殿廷帝嘉其文冠之上第再命持衡慎簡俊又翩然高蹈有遯若飛不事之功其成則巍杜門養疴二十一年既

定禮堂其人未傳景行實行高山惟仰昊天弗遺後學誰放伊蒙寡昧一言獲袞春風所
噓不遺新堯三年在門莫窺美富旣困馳驅乃始自咎獨持緒論以當眾歧端策恐驟瞻
途識夷丙辰之春再謁几席先生欣然曰子可益則理其穢則淪其清恢之拓之以崇以
閔閔其飢寒恤其生事割宅以居推食以食歲在己未孟春北征先生餞之肴核旣盈酒
酣執手曰學實難嘗不知道繡其悅盤前賢後生氣求聲應弗章弗傳孰美孰盛挹河知
源測景知光今我老矣非子曷望疇昔之殷勤與書問子所學今則何如勉子舊聞告我
新得使我暮年快覩奇特惶恐再拜負慙此言匪敢怠荒乃爲俗牽逝將歸來返我矩
矱庶幾籍湜果不畔去恭聞易簣命簡作械寫不成章筆絕意嗛嗚呼微言遂絕於茲
哭寢此日傷心曩時具存者書莫繼者事命我以意曷敢以二尙羈塵鞅罔遂駿奔軫
紉不親奠罍弗存南望一慟告茲哀衷言有弗宣哀其可窮先生之靈其曷不鑒未知
後死斯言勿玷嗚呼哀哉

管異之祭檀默齋明府文。

嗚呼自聖不作其傳爲經宋精漢博同炳日星降爲華藻數乃奇零要之質備終藉丹青
嗟時之人罔知其故乃詆通儒爲僞爲霧芻狗詞章塵壒考據異首帖耳耽游是務有美
先生崛起高平鹿鳴五策薄海爲程旣仕而躡天脫羈纓鶴逸鴻飛大放其聲先生之書

其種數十始取遺經昌明綴緝次及見聞以哀以集先生之文其數萬千意在獨造不循古先至其得意汪洋如淵惟今儒林得君已足後世猶榮當時則感始縮印綬滇南瘴窟得罪長官終填牢獄痛甚遺黎悲來舊僕遇赦而歸齒危髮禿伊我幼稚聞名有公頃歲相逢於大江東劃然長嘯風回蒼穹奮袂而談天地爲空謂當執贄重仰山崇天不憚遣降君鞠凶吁嗟人生會合非偶已矣何言頌君不朽君身黃泉君名北斗陷君者誰蠅營狗苟嗚呼哀哉尚饗

梅伯言祭陳石士先生文

嗚呼我公名德世師區蓋莫罄言伸其私我初見公碁局之側謂爲達尊長揖自攝公字先君曰吾昔友隨園賦詩二客一叟庚申同舉別面反久懔然年丈造門致恭自此視我與猶子同深友疏客譽我情情人或貌應公言愈深慚欲起尼口不可禁於時辛巳壬午之間我初入都翳路顛顛推轂於泥期居人先躋埳莫振拜公南旋公淚承睫我悲在顏依斗望京別者四年弔禍商文字過萬千主試江南撒棘過舍拊竹摩松問屋所價謂終結鄰同臘共蜡跳跟童甥索扇乘暇憐其幼聰書語褒借歡留五日朝盤暮卮東田之下潮溝之西逐蓋追輪詰曲城陴留書滿囊汗走童奚戊子之秋閩中提學書告期會十月望朔緩舟詠途金山之焦僧帽對著閣榜松寮屋腳插江開簾捲濤萬

馬過枕海神上潮圍樓大榭葉黃於瓢波水四伏山聲刁調惠山捨舟泉石粗粗杏山
朱魚遊目分寫別徑過市名園暗通怪花神叢穿透陰蒙慙我騎危坐笑不從囊裏提
局命擇幽做酬答累公我得恣覽胥門別歸閩書隨至外孫遠來繼者愛壻於我廬旅
久不自它豈我致然公誠不訛時遭母憂助勦莫仗厚恤孤凶非意所望再見京師壬
辰之冬意滿莫敘歲除愬愬使浙三載返益貌豐文酒從謙冀無終窮公疾始作言笑
坦坦自意無他屬我勿返執手於榻爲計深遠越日再見言詞苦危曰我爲文子知我
師孰宜去留筆專子持苟念生平當嚴勿欺我笑慰言此則早計後今廿年事當見界
我言則然我悲難制公手持我踣間揮涕子忍乾愁不我救甚公竟永逝嗚呼哀哉我
歸實難不歸何依搏搏之天博博之士骨肉以外恩自公數我今之來凡百靡就豈專
壽予見公入柩銜恩述哀惟其靈佑尙饗

哀祭類二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四

曾滌笙祭韓公祠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酒庶羞致祭於先儒昌黎韓子之神維先生之明德宜祀百世文人學子皆所喻願而禮典所載獨配享先師孔子西廡他無特祀國藩前官翰林院詹事府皆有先生祠堂今承乏禮部亦祀先生於官署之西北隅而皆稱曰土地祠國藩履任之曰敬謹展謁乃神像之旁有先師孔子之木主儼然在焉竊以土地之稱非經非訓古者惟天子得祭大地諸侯則社以祭夫夫以下成羣立社多者二千五百家或百家以上小者二十五家蓋土爰稼穡民生所賴凡食毛踐土者皆得祭以報功義固然也自唐以下有城隍之祀世傳張說所爲祭文及李陽冰碑記舊已今天下由京都以至行省郡縣皆立廟以妥城隍原易有城復于隍之占禮有八蜡水庸之祭高壘深池以捍民患推社之義而爲之立祀理亦宜之獨土地之祀不可究其從始國藩所居之鄉或家立一神或村置一廟大抵與古之里社相類而京師官署尤多有土地祠往往取先代有名德者祀之先生之生未嘗蒞官禮部今歿已千年所謂神在天上如水之在地中無所不際而謂僅安侑於一署之內丈室之中如古所稱社公云者亦以黷慢甚矣若先師孔子則先生所誦法終身者也先生嘗羨顏氏得聖人以爲依歸若深自歎恨不得與於弟子之

列而無知者乃位孔子於尊容之旁先生而果陟降在茲其必蹙然不安也國藩瞻禮之餘詢諸胥吏舉不辨其由來舊例春秋以蕭雍奉祀先生國藩亦且循沿習之常以致吾欽嚮之私惟於孔子之位措置失宜則不敢須臾蹈故懼于大戾謹奉木主爇香焚之既敬告所以因為之詩歌使工歌以人聲冀先生之神安休於此不腆之誠庶為歆鑒詩曰

皇韻造萬物咸秩尼山纂經懸於星日衰周道溺踵以秦灰繼世文士莫究根荑炎劉之興炳有揚馬沿魏及隋無與紹者天不喪文蔚起巨唐誕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經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愜通於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紀民到於今恭循成軌予末小子少知服膺朗誦遺集尊靈式憑濫廁秩宗載瞻祠宇師保如臨進退維偏位之不當宣聖在旁大祀躋僖前哲所匡我來戾止神其安帖敬奠椒漿式告來葉

曾滌笙祭湯海秋文

赫赫湯君倏焉已陳一神心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何辜死而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載君貢京朝狂名一鼓萬口囂囂春官名揭如纛斯標奇文驟布句驚字梟羣兒苦誦自暝達朝上公好士維汪與曹大風噓口吹女羽毛舐筆樞府有銛如刀儕輩力逐一虎眾孫曹司一終稍遷御史一鳴驚天墮落泥滓坎坎郎官復歸其始羣雀款門昨鼉之市窮鬼噴沫婢歎奴恥維君不羞復乃不求天脫桎梏放此詩囚伐肝蕩肺與命為仇被

髮四顧有棘在喉匪屈匪阮疇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時
淮海戰鼓殷酣挑夷所躪肉阜血潭出入賊中百憂內惓寅歲還朝左抱嬌娥示我百
篇兒女兵戈三更大叫君泗余哦忽瞠兩眸曰余乃頗瀝膽相要斧門拑鎖嗟余不媚
動與時左非君謬尋誰云逮我王城海大塵霧滔滔惟余諧子有隙輒遭聯車酒肆袒
肩載號煮魚大嘖宇內兩饜授我浮邱九十其訓韓悍莊誇孫卿之醞鑿義鬪文百合
逾奮俯視符充其言猶糞我時譏評君曾不愠我行西川來歸君迓一語不能君乃狂
罵我實無辜詎敢相下骨肉寇讐朋遊所訝見豕負塗或張之弧羣疑之積眾瘡生膚
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調其舌君
則不然喙剛如鐵鋒棱所值人誰女容直者棄好巧者興戎昔余痛諫君嘉我忠曾是
不察而丁我躬傷心往事淚墮如縻以君毅魄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爾子一
滴庶攄我悲

曾滌笙母弟温甫哀詞

咸豐五年十月賊目偽翼王石達開引其黨自湖北通城竄入江西別有廣東匪徒曰
周培春葛耀明關志江者自湖南茶陵州竄入與石逆相聚於新昌縣周培春等投歸
石逆部下願爲前驅石逆授之偽職將軍總制軍師旅帥之類兩逆黨者合併爲一江

西亂民從之如歸贛水以西望風瓦解十一月初十日攻陷瑞州府明日陷臨江晦日
袁州繼陷遂圍吉安明年正月二十五日陷之余檄副將周鳳山率九江之師入援二
月十八日軍敗於樟樹鎮而撫州建昌兩府以是月之季相踵淪沒國藩躬率水陸諸
軍自湖口入援而南康又沒於賊矣九江自爲賊踞如故凡江西土地棄之賊中者爲
府八爲州若縣若廳五十有奇天動地岌人心惶惶訛言一夕數驚或奔走奪門相殘
死楚軍困於江西道閉不得通鄉書則募死士蠟丸隱語乞援於楚賊亦益布金錢購
民間捕索楚人致密書者殺而榜諸衢前後死者百輩無得脫免吾弟國華溫甫自湘
中閒關走武昌乞師以拯江西於是與劉騰鴻時衡吳坤修竹莊普承堯欽堂率五千
人以行而巡撫胡公奏請以溫甫統領軍事出入賊地盛暑鏖兵凡攻克咸甯蒲圻崇
陽通城新昌上高六縣以六月三十日銳師翔於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問而溫
甫亦積勞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昇疾至南昌兄弟相見深夜悄悄喜極而悲涕
泣如雨弟疾寢劇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復還瑞州營次瑞州故有南北兩城蜀
水貫其中劉騰鴻軍其南溫甫與普承堯軍其西北賊於東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
正月予率吳坤修之師自奉新至東路始合長圍掘塹周三十里溫甫則大喜吾攻此
城久不舉今茲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匍匐奔喪入里門宗族鄉黨爭來

相弔亦頗相慶。慰國藩得拔其不肖之軀。復有生還之一日。溫甫力也。溫甫旣出嗣叔父。以咸豐八年二月降服。期滿復出。抵李君續賓迪庵軍中。李君與溫甫爲婚姻。益相與講求戎政。晨夕諮議。是時九江新破。強悍深根之寇。一掃刮絕。李君威名聞天下。又克麻城。蹙黃安。喋血皖中。連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席全盛之勢。人人自以無前。師銳甚。溫甫獨以爲常勝之家氣將竭矣。難可深恃。時時與李君深語。悚切以警其下。亦以書告予。吁。上竟以十月十日軍敗。從李君殉難。廬江之三河鎮。嗚呼痛哉。曩吾弟以新集之師。千里赴援。摧江西十萬之賊。而無所頓。今以皖北百勝之軍。萃良將勁卒。四海所仰望者。而壹覆之。而吾弟適丁其厄。豈所謂命耶。常勝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旣及之矣。而不肖退師以圖全營壘。以十三夜被陷。而吾弟與李君以初十之夕併命。同殉。又不肖少待以圖脫免。豈所謂知命者耶。遂綴詞哭之。詞曰。

鱗鱗我祖山立絕。倫有蓄不施。篤生哲人我君。爲長魯國一儒。仲父早世。有季不孤。恭維先德。稼穡詩書。小子無狀。席此慶餘。粲粲諸弟。雁行以隨。吾詩有云。午君最奇。挾藝千人。百不一售。彼麤穢者。乃居吾右。抑塞不伸。發狂大叫。雜以嘲詼。萬花齊笑。世不吾與。吾不世許。自謂吾虎。世棄如鼠。相舛相背。逝將去女。一朝奮發。仗劍東行。提師五千。往從阿兄。何堅不破。何勁不摧。躍入章門。無害無災。壘篋鼓角。號令風雷。昊天不弔。鮮

民銜哀見星西奔三子歸來弟後季父降服以禮匝歲告闕靡念苞杞出陪戎幄匪辛
伊李旣克溥陽雄師北邁剗潛剗桐羣舒是嘖豈謂一蹶震驚兩戒李旣山頽弟乃梁
壞覆我湘人君子六千命耶數耶何辜於天我奉簡書馳驅嶺嶠江北江南夢魂環繞
叩慟抵昏酉悲達曉莽莽舒廬羣凶所窟積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崢
嶸廢壘雪漬風飄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實負弟茹恨終古

原注予於道光甲辰寄諸弟詩有云
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沉真自眉辰

君謂弟澄侯生庚辰歲午君謂
溫甫生壬午歲老沉卽沉甫也

龍翰臣劉棻雲哀辭。

道光二十有三年余因王君少鶴始識劉君棻雲於京師後二年少鶴游粵東瀕行語余
曰君欲知學則必交劉子棻雲余因是與棻雲爲密凡余有疑無不以問棻雲有知亦無
不告余也棻雲之學始於文字聲韻訓詁而因以求羣經之義理細及於名物象數大則
天文地理樂律兵制歷代興衰治亂之故 本朝功德制作之全皆能舉之而悉其數學
之而通其義又皆折衷於孔孟程朱之理不爲灑汗無紀之說蓋其深余有不及知者其
能言者如此而已去年余與棻雲別京師今歲二月棻雲乞假終養歸余以試事在外不
得見遽歸而棻雲以書來道相念甚且謂病亟不能卽來棻雲素羸弱居京師無一日不
病其病則以讀書耗心神爲戒而又不能廢書歸則處置家事神日以瘁故其疾益深余

之憂之也亦逾於在京師之疾比寓書一再不卽復後數日其家以書來而某雲死矣吁可痛哉其書勉余進德修業爲之彌憾及猶子世墀甚能嚮學屬余誨之使爲端士而已不及其他夫余求友而始識君君學固幾於成而余之所恃以切劘者也而天遽奪之以去是豈唯君之不幸而余之不沒於蒙而能自拒者其誰望矣乎少鶴旣以疾留滯浙西將爲書告之先作辭以抒余哀其辭曰

夫何斯人之抗志兮信高世而寡儔學枕穎以日進兮業陪闈以自修迹孔鄭而心濂洛兮用將化乎俗儒匪擊輓之徒繡兮惟實事之是求懿閨門其備禮兮處戚郤而遠尤眇軀幹之六尺兮抱千載而爲憂步踈蹠如不及兮常恐乎日月之我遒余識君於壯歲兮始知徑涂之是趨羌望塵而逐後兮何異夫駑馬與驂騮方策蹇於十駕兮君忽反乎故邱吾離羣而獨處兮學有疑而誰諏朝聞道而夕死兮君何憾乎蜉蝣有猶子能繼志兮婦又賢能潔羞君雖歿而名立兮豈等夫生者之若浮不撫殯而哭墓兮又無文以銘幽聊抒情於此詞兮永悲夫逝者之不可留

孫子餘浚豐叔哀辭。

善化之浚氏無仕者而豐叔特以才著聲自其爲諸生督學使者無不賞異之南海吳公榮光開府湖南立校經堂以十三經諸史古文駢體騷賦詩試士士罕能兼通而豐叔

應之不窮。豐叔少年美風儀，善爲容，余與偕試，望之若仙。未幾以拔貢生入試京師，高等用爲工部七品小京官，遂舉鄉試。人謂豐叔自是決起行，翱翔館閣間，而豐叔亦自負以爲當得意已，而困於禮部，而工部水衡將作之司，百蠹所集，用事者多貴游公卿子弟，與夫突梯滑稽，窺時赴勢之士，鮮衣怒馬，氣勢烜赫，坐曹仰首而語，以頤使吏箕踞談笑旁若無人。豐叔本儒雅，不樂吏職，及見其寮如此，不能堪，常稱疾不入署。強一往歸，輒遷怒罵詈僮僕，如是久之，無所發憤，請告去。歷燕齊趙衛之郊，度淮涉大江，徧游吳越，逾嶺觀韶石，留廣州一年，浮湘而歸，又客於江漢，所至妖僮曼姬，絲竹雜進，肥肉大酒，淋漓酣嬉，窮極愉樂，必厭乃去。如是又久之，大困不得已，還京師，則髮種種，纒四十頽然如老翁。獨遇飲酒，平時意氣猶在，讌集必醉，醉益自豪，巨觥一引，輒盡，時或大笑，叫嗷悲歌，泣下座客起避之。余傷其志之衰，而憂其年之不永，而果然也。悲夫！甚哉士之不可以才異於衆也。才與命之不相酬久矣，一不得志，至侘傺以天，其生豐叔之才，乃其所由死也。歟！嗚呼，亦其命矣。夫辭曰：

爲礎不可以垂棘兮，章甫不可以爲裳。有李梅而冬實兮，或中夏而賈霜。維四時之大信兮，庸乖盪而失常。非夫人之爲咎兮，余甯能以不傷。

吳南屏湖北按察使貴陽唐子方先生哀辭。

嗚呼自粵賊亂徧天下 朝廷患兵不足用餉不足供而有識之議獨以謂得能平賊之人則兵與餉猶可無憂蓋天下數十年來一切因習頽壞人材遂靡然不可振發事急而求人無可倚恃者余竊疑夫古今才能之人亦何世無之或棄置不用用矣又或顛倒錯亂使之卒困於無所能爲以死則將誰咎哉今自兵事數年一時殉難之君子余多未能悉知其人與其行事若貴陽唐公子方之死所竊悲焉公往以名舉人爲縣令湖北以才能發聞游陟藩翰 先皇帝末年公被知遇最隆未久卽引疾以去蓋以與制府意未合云於時天下之人皆知公之賢望其大用有爲公意獨以爲難故家居數年將終以不出及寇陷武昌東下官軍旋入之 朝命起公湖北與督撫共辦軍務公乃聞 命馳赴以咸豐三年五月抵武昌旋以二品銜授湖北按察使明年正月軍潰公遂以死公之初抵武昌也賊方在江西而聚兵田鎮以禦公策欲倚之湖口督撫不可又自請募練襄陽亦弗許而賊之在北路者數千人自河南敗走楚境公帥兵迎剿之麻城殲之幾盡未幾田鎮潰公往來戰賊江上復黃州以便宜退軍遂被 旨落職仍委勦賊當是時 朝廷所倚辦賊實爲寶慶江忠烈公而侍郎曾公方募勇長沙以賊盡據長江奪舟艦我兵止陸路未能制勝乃多造礮船盛水軍東下約總督吳文節公及江公俟軍集同勦賊俄而江公以安徽巡撫敗死於廬州吳公與公分道出擊黃州而敗公又獨以水軍才數十艘

所請給皆爲撫臣靳不與余聞吳公之出撫臣崇綸學臣青麀實交劾促迫之則公之不得展其才用何足怪也此余之所以歎夫有人而用之未竟或顛倒錯亂以死而非盡無人之患也原公之始方被任而決於退身其時天下未有變徒以事多沮撓不如意不肯自摧辱及是以賊亂之亟感憤復起卒又困於人以死豈非其命也耶初公少時以夢獲硯於廣州蓋明陳忠愍公邦彥之故物敏樹嘗承公命作夢硯齋銘文大意謂公文學政事爲一時偉鉅人前世忠賢當藉以發揚於世而孰知夫昔之夢者乃授公以其死也嗚呼豈偶然哉公之子舉人炯旣獲歸公喪以書請爲之哀辭敏樹固嘗以文字辱公知又在京師與公子遊久乃爲其辭曰

公不出兮人愁公旣死兮增憂事難爲兮才竭人實不足兮又重之以敗謀氛江漢兮血流我舊治兮邦州騁舉許兮余馬 主恩厚兮氓命我投忽摧沮以死兮天也誰尤旗波靡兮鷓散鼓不集兮孤舟公昔侍父兮南海父有夢兮硯實公收蓋忠靈之授死兮固有異世而相酬開天門兮鞭駟蚪望黔陽兮下鄂渚以來遊

吳南屏梅伯言先生誄辭。

爲古文詞之學於今日或曰當有所授受蓋近代數明崑山歸太僕我 朝桐城方侍郎於諸家爲得文體之正侍郎之後有劉教諭姚郎中各傳侍郎之學皆桐城人故世言古

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元梅郎中伯言又稱得法於姚氏余曩在京師見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而余頗亦好事願心竊隘薄時賢以爲文必古於詞則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時宗派之云果若是是文之大阨也而余聞從梅先生語獨有以發余意又讀其文數十篇知先生於文自得於古人而尋聲相逐者或未之識也余自是益求之古書自道光甲辰又九年咸豐壬子余復入都則梅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亂大作明年金陵陷聞先生得出丁巳余寓長沙孫侍讀子餘告余曰梅先生以前二歲卒矣余於先生才數面而與先生遊京師者稱先生語未嘗不及余余窮老於世今且避徙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以死者其才俊偉明達固非但文人而趣寄尤高以進士不欲爲縣令更求爲貲郎及補官老矣而歸又逢世之亂可傷也乃爲之誄曰

才何以兮不施名何爲兮大馳獨爲文章之人兮世安賴而有斯嗚呼哀哉伯言父其文之好耶其志之曠耶其又以逢天之忌而卒於顛倒者耶

吳南屏吳雲臺哀辭。

吳雲臺之沒於京邸也以庚戌四月今年壬子余來京師每過長沙邸下未嘗不悲雲臺也雲臺爲人狀貌才氣皆過絕於人自其少年人莫不意其飛騰雲臺亦厚自負既屢

躡場屋晚乃得鄉舉猶自冀得一旦遭逢至大官立功名以取重於世不知其遂窮以死也然雲臺才實高爲歌詩得杜骨法縱橫老健大類元遺山近今諸子不論也惜其以貧故顛倒所爲不得一意盡力於文章行身往往不自顧惜蒙世之訾詬亦不能無恨獨其意氣豪俊可悲也其生平所與交遊始皆與盡歡後多稍疏避以去獨余猶以故意遇之其歿也余在瀏陽旣爲詩以哭之又欲爲之銘以遺其孤而不果故作爲哀辭以卒余交友之義且見雲臺之梗概云其辭曰

四海來萃兮求聞於京客窮而死兮萬千以羸嗟若君之才貌兮胡不究乎公卿絕命旅邸兮無人哭聲棺斂無資兮衆合以營惟鄉人之仕者兮多君與之平生終歸君於南湘兮翳惟君之才名我時在於瀏陽兮接赴使而魂驚疑夢寐之來告兮心恍惚而難明思廿載之游處兮自嶽麓之始盟謂君之必速飛兮翔天路以遐征人時命固難知兮終溘死而無成豈骨相之不侯兮覩犀角之豐盈文章之在人兮若樹花而鳥鳴雖吐奇以驚世兮固豪士之所輕我來京師兮館舍行經悲君之死此兮視宿草而涕傾已焉哉君已死其蔑有知兮聊此辭以當銘

單位	特藏組 CG
來源	毛子明教授贈
登記	100. 11. 01

(B)
830
2440
1918
v.8
3427809